

欧美经典 博弈小说精选



AN ANTHOLOGY OF
EUROPEAN AND AMERICAN
CLASSICAL GAMBLING STORIES



[俄] 费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[奥地利] 斯蒂芬·茨威格等著
刘文荣 选编

文匯出版社



**AN ANTHOLOGY OF
EUROPEAN AND AMERICAN
CLASSICAL GAMBLING STORIES**

**[俄] 费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
[奥地利] 斯蒂芬·茨威格等著
刘文荣 选编**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美经典博弈小说精选 / 刘文荣选编. —上海:
文汇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334 - 3

I. ①欧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说集—欧洲②小说集—美洲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9478 号

欧美经典博弈小说精选

选 编 / 刘文荣

策 划 / 陈今夫
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
封面装帧 / 张 懿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80 千

印 张 / 12.25

印 数 / 1—4 200

ISBN 978 - 7 - 5496 - 0334 - 3

定 价 / 29.00 元

前 言

—

先来解释一下，何为“博弈小说”。“博弈”的本义是“下棋”，后泛指赌博，和英语中的 gambling 一词同义，有“打赌、投机、冒险、碰运气”之意。因而，“博弈小说”或“gambling story”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关于赌博、关于“打赌、投机、冒险、碰运气”的小说。

不过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并非所有涉及赌博、涉及“打赌、投机、冒险、碰运气”的小说都是博弈小说。赌博是常见的事，在许多小说中都会出现，但若仅仅是小说中的某种“材料”或者某种“插曲”，而不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或者主题所在，就不能说是博弈小说。

真正的博弈小说，在我看来，首先是指那些以赌博为题材、以表现赌徒心理或赌徒人生观为主题的小说。其次是，由于“博弈”可引申为“输赢”，因而有些明显以输赢为主题的小说，也是博弈小说。

此外，由于赌博主要靠运气，所谓“博弈精神”，就是一种相信自己会时来运转而坚持不懈的意念；因而，有些以这种“博弈精神”为主题的小说，也可称为“博弈小说”。

二

毫无疑问，在欧美各国的经典文学中，盛产博弈小说是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。从普希金到契诃夫，几乎所有俄国经典作家都写过博弈小说。这是为什么？原因有二。一是，赌博是19世纪俄国贵族社交圈里最热衷的游戏，而俄国经典作家几乎全都出生于贵族；他们不仅对赌博非常熟悉，而且本人就曾经是或者终生是赌徒；所以，等他们创作小说时，赌博自然而然就进入他们的视野，成了他们的重要题材。二是，俄国经典作家尽管大多以道德救赎为己任，但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是道德家——恰恰相反，他们大多经历过轻狂、放荡乃至堕落的青春时代，只是到了后来，反省与忏悔成了他们的创作动力，从而要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——其中，就包括对赌博的反省与忏悔。

不过，俄国经典作家对赌博的反省与忏悔，并不仅仅是对一种“不良行为”的反省与忏悔，而是对一种“人生观”的反省与忏悔。19世纪的俄国，由于传统崩塌，社会动荡，年轻人前途叵测，成败难料，因而“赌徒人生观”堪为流行，即所谓“牌桌上看尽人生真谛”、“成败全凭冒险和运气”。俄国经典作家年轻时大凡都抱有这种人生观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反省与忏悔才具有普遍的人生意义，而不仅仅是唤醒一些沉溺于赌博的赌徒而已。

本书所选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、莱蒙托夫的《宿命论者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弹子房记分员笔记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赌徒》和契诃夫的《打赌》，均为俄国经典博弈小说。其中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和莱蒙托夫的《宿命论者》可谓俄国博弈小说的开山之作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赌徒》，则是俄国博弈小说乃至欧美博

弈小说中的杰作。

俄国经典作家笔下的赌徒，大致上说来分为两种类型：一种精于计算，一种听天由命。不过，更多俄国赌徒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综合类型。在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里，主人公赫尔曼是一个狂热的赌徒，他每一场赌局必然在旁观战，但是本人却从不上赌桌，因为他没有必胜的把握。日耳曼人谨慎小心的天性（赫尔曼这个姓氏意味着他是德国人的后裔）还保留在他身上，让他有别于一般俄国赌徒，他一直等到取得必胜牌的秘密后，这才上牌桌冲杀，而且所向披靡。普希金笔下的赫尔曼，从名字到个性都呈现了一种混杂性：一个德裔俄国人，一个受理智主宰的狂热赌徒。然而，他仍敌不过命运的恶意玩弄，最后输在“黑桃皇后”这一张致命的牌上。

莱蒙托夫的《宿命论者》讲述的是一个貌似荒诞的故事：一个听天由命的赌徒乌里奇和一个精于计算的赌徒毕巧林打赌，赌的竟然是乌里奇的命——他会不会在当天死去。结果，乌里奇朝自己开了一枪，子弹竟然奇迹般地没有射出——他赢了。然而，就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发酒疯的哥萨克人杀了。小说中的故事由赌徒毕巧林讲述，即一个赌徒讲述另一个赌徒的故事，可谓赌徒人生观的绝妙写照。

同样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赌徒》里，主人公阿历克赛总是不断分析自己的赌徒性格。他既清楚地知道，要当赢家就应该保持理性，但仍倾向于以非理性的“心灵预感”来决定轮盘上的赌注；他甚至讥讽那些喜欢把一切风险都计算清楚的赌客，以此显示俄国赌徒的与众不同。作为一个激情式的俄国赌徒，他只要一上轮盘桌，就会陷于狂热状态，任由强烈的预感主宰他的输或赢。所以，不论输赢，他都接受，因为他完全臣服于自己内心狂热的激情，从

不打算予以抗拒。其实，不仅是赌博，对爱情、对前途、对生活中的一切，他都以同样的态度待之；他明知得不到波丽娜的爱情，明知前途无望，却仍以赌徒式的狂热，发誓要“为之一赌”——总之，他拒不承认，爱情来自真诚，前途有待努力。

这就是典型的赌徒性格和赌徒人生观。关于这种人生观，莱蒙托夫曾在一首诗里作了最好的“阐释”：

不论伏尔泰和笛卡儿^①怎么说——
于我而言，世界就是一副牌，
生命是赌本；命运发牌，我来赌牌，
按照游戏规则应对人。

三

如果说俄国经典文学中的一部分可称为“赌徒文学”的话，那么，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仅没有这种文学，甚至都很难找到类似的作品。这不是说，英国人、法国人或德国人是不赌博的；也不是说，在英国、法国或德国，没有狂热的赌徒——这种人到处都有！只是，在那里，人们认为赌博就是赌博，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“处世之道”；或者说，在那里，赌徒人生观即便有人信奉，也不普遍。这大概和西欧的理性主义传统有关，也和那里较早建立起来的法治社会有关：既然生活是依法进行的，得失是可以预见的，也就没有什么可“赌”了。既然人们对生活并不普遍抱有赌徒心理，赌

^① 伏尔泰和笛卡儿均为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。

徒文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。

不过，没有赌徒文学不等于没有博弈小说，因为不管在哪里，人与人之间总会有竞争，“博弈”也总会被用来喻指这种竞争。一般说来，西欧的博弈小说有两个特点：一是，写到赌博，通常都要写到作弊，也就是说，赌博往往是和欺诈联系在一起的，这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定势；二是，写下棋（这是“博弈”的本意），而且大多用棋局比喻人生，用棋的输赢比喻人生的成败，即所谓“博弈人生”。

就第一个特点而言，本书所选梅里美的《一场赌博》，无疑是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。小说主人公是个赌徒，但却是个与众不同的赌徒——他偶然作弊，别人并未发现，他自己竟然愧疚得无地自容，最后还以死自惩。这太不寻常了。然而，在梅里美笔下，这个不寻常的赌徒不仅塑造得真实可信，还富有艺术魅力——也许，小说的亮点就在这里：它令人惊讶，而惊讶之余，读者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小说的主题：人可以是自私的、贪财的、好色的，但不可以欺骗——就算人生是一场赌博，也应该做一个诚实的赌徒。

就第二个特点而言，下棋不同于赌博：棋的输赢主要是靠棋艺，而不是运气。所以，从这类小说中透露出来的，可谓“棋手人生观”，即相信：生活就如下棋，只要棋高一着，就能战胜他人，而所谓“棋高一着”，就是把握机会。也就是说，赌徒人生观看重的是运气，棋手人生观看重的是机会。不过，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把握的，只有“对弈高手”才能施展此等“绝技”。那么，“对弈高手”又是何许人也？这是棋手人生观的关键所在。所以，写下棋的博弈小说大凡都以“象棋冠军”或“棋王”之类的人为描写对象，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在这类小说中，最出色、最富有哲理的，也许就是本书所选的茨威格著名中篇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。小

说中的两名“对弈高手”，一名是浑然天成的怪才，一名是苦修得道的奇人，两人的经历都不寻常，两人的棋艺都令人惊叹，但结果，后者还是敌不过前者，原因就在于：他的棋艺是苦修得来的——苦修造成的心理创伤，使他承受不住残酷的搏杀。小说表面上是写下棋，实质上是要表达这样一条“人生哲理”：除非你是天生的杀手，否则你永远是人令人悲哀的牺牲品。

四

最后，说一下美国的博弈小说。美国经典作家是从来不以赌博为创作题材的。这里的原因大概是，美国独立初期是个清教国家，赌博，甚至喝酒，都是法律禁止的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美国文学最初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，或者说，是从英国文学中分化出来的，而在英国经典文学中，如前所述，是没有“赌徒文学”的，甚至连一两部表现赌博和赌徒的作品也没有。不过，有一类广义上的博弈小说，在美国文学中却相当发达。这类小说也可称为“竞技小说”，其中大部分是写职业拳击比赛的，这是因为，拳击比赛不仅是两个人的贴身肉搏，而且是以直接打倒对方或被对方打倒来定输赢的，所以较其他体育比赛更像“对弈”，更具博弈的意味。

毫无疑问，在这类以拳击为题材的博弈小说中，堪称经典的是杰克·伦敦的作品。杰克·伦敦可谓写拳击的“圣手”，因为他曾热衷于拳击，还参加过拳击比赛。本书所选《一块牛排》，就是他的杰作之一。在这篇小说中，不仅拳击过程写得有声有色，扣人心弦，而且还赋予了拳击以象征意义：人生就如拳击，要避免被打倒，就必须打倒对手，然而，任何人都有被打倒的一天，因为人会变老，而人一老，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局——这就是现实！这就是

人生！

和拳击比赛相似，西班牙斗牛也有一种悲壮意味。虽然美国人并不斗牛，但到西班牙去看斗牛的美国“牛迷”却不少。所以，与此相应，美国文学中时而会出现一些以西班牙斗牛为题材的小说——其中的一部分，即可称为“博弈小说”。因为在这些小说中，斗牛成了“人生博弈”的一种象征。譬如，本书所选海明威的《打不败的人》，就是一篇典型的写斗牛的博弈小说。小说主人公——斗牛士曼努埃尔，斗牛屡战屡败，却又屡败屡战，永不服输；小说的象征含义和海明威的名作《老人与海》一样，旨在表明这样一种人生信念：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。”

显然，这样的博弈小说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写赌博或对弈的小说，称其为“博弈小说”，是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“博弈精神”。我们知道，美国文学不同于欧洲文学是因为美国文学表达了特有的“美国经验”，而这种“博弈精神”，正是“美国经验”的一种升华。所以，这样的博弈小说，不仅为美国所独有，而且是美国经典文学的一部分。

刘文荣

2011年4月于上海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黑桃皇后.....[俄] 亚历山大·普希金	1
宿命论者.....[俄] 米哈依尔·莱蒙托夫	31
弹子房记分员笔记.....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	44
赌徒.....[俄] 费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	67
打赌.....[俄] 安东·契诃夫	223
一场赌博.....[法] 普罗斯佩·梅里美	232
象棋的故事.....[奥地利] 斯蒂芬·茨威格	251
一块牛排.....[美] 杰克·伦敦	309
打不败的人.....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	333

黑桃皇后

[俄] 亚历山大·普希金

亚历山大·普希金(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—1837)，俄国诗人、小说家，重要作品有诗体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、中篇小说《上尉的女儿》和短篇小说集《别尔金小说集》等。本篇是普希金的著名短篇，内容似乎荒诞不经，但寓意深刻。一个赌徒，为了获得赢钱秘诀，深夜潜入一个老妇人的卧室，胁迫她说出了秘诀，同时也吓死了那个老妇人；接着，他就开始用那个秘诀连连赢钱，然而，正当他把所有的钱都押上去准备大赢一把时，那个老妇人的鬼魂从中作祟，把秘诀中的“A”(爱司)改成了“黑桃Q”(黑桃皇后)，使他输得精光，于是，他疯了……这就是报应：一个人伤天害理，自以为得计，冥冥中却埋下了祸根。要知道，好运气只有来自上苍，若自作聪明，必然遭殃——赌博是如此，生活也同样如此。

—

在阴冷的日子里，
他们聚在一起。

打纸牌——天哪！
有人赢，有人输，
数字用粉笔抹去；
他们聚在一起，
在阴冷的日子里。

在近卫军骑兵军官纳罗莫夫家里，一些人在打纸牌。漫长的冬夜已不知不觉地过去，当这些人坐下来吃夜宵时，已经是清晨五点了。赌赢的人吃得津津有味；其他的人却丧魂落魄似地面对着空空的碗碟。不过，等到香槟酒送来时，谈话又变得活跃起来，而且比较心平气和了。

“打得怎么样，苏林？”主人问。

“输啦，跟从前一样。只好承认自己运气不好：我没加注，没激动，也没糊涂，可我就是打不赢。”

“您是说，您一次也不想翻本？我真佩服您的耐心。”

“你们看赫尔曼，”有人指着一个年轻的工兵军官说，“他从未摸过牌，从来不赌，可他一直坐到五点钟看着我们打牌。”

“我对打牌很感兴趣，”赫尔曼说，“可我不能为了赢钱把我的生活费当赌注啊。”

“赫尔曼是德国人，生性节俭，就这么回事！”托姆斯基说，“不过，有一个人却让我不可理解，那就是我祖母安娜·费多托夫娜伯爵夫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客人们大声问。

“我弄不懂，她为什么不再打牌了。”

“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再赌钱，并不使人奇怪呀？”纳罗莫夫说。

“这么说，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？”

“是呀，一点也不了解！”

“那就听我说。您知道，大约六十年前，我祖母去过巴黎，在那里大出风头。许多人追逐她，想一览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大美人的风采，连黎塞琉^①也狂热追求她；我祖母还坚持说他差一点自杀，因为她对他铁石心肠。那时，贵夫人们都玩‘法罗’^②。一天晚上，她在宫廷里打牌，输给奥尔良公爵很大一笔钱。回到家，她一边从脸上揭下美人斑^③，脱下撑裙，一边把自己输钱的事告诉了我祖父，并要他为她付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我祖父好像本是我祖母家的管家。他很怕她，但一听她输了那么大一笔钱，也惊呆了。他拿来账本指给她看，半年来他们已经花掉了五十万卢布，而在巴黎，他们又不像在莫斯科或者在萨拉托夫那样有家产，所以拒绝为她付账。我祖母打了他一记耳光，独自上床睡了，以此表示她很不高兴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把我祖父叫来，指望昨天的惩罚已起了作用，但她却发现他还是不肯让步。她破天荒第一次不得不跟他说道理，向他解释。她想让他明白，债务是各种各样的，欠亲王的债和欠马车夫的债是不一样的。但一点用也没有——我祖父就是不听，‘不行就是不行！’我祖母不知怎么办了。在她的熟人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。你们都听说过圣日尔曼伯爵这个人，听说过有关他的许多神奇的故事。你们都知道，他以流浪的犹太人自居，还宣称他发明了长命水和点石金等等。大家都嘲笑他是招摇撞骗，卡桑诺瓦^④在他的《回忆录》里还说他是个奸细。不过，尽管圣日尔曼这个人鬼得

① 黎塞琉(1585—1642)，法国贵族，曾任元帅，以风流著称。

② 一种牌戏。

③ 当时在上流社会流行的一种化妆品。

④ 卡桑诺瓦(1725—1798)，意大利作家，他的《回忆录》里有许多名人轶事。

很，却长得仪表堂堂，在社交界很招人喜爱。我祖母至今还迷恋着他，只要听到有人讲他的坏话就会大发脾气。她知道圣日尔曼手里有大笔的钱，就决定找他帮忙。她写了一张便条，请他马上到她那里去。那个老怪人立刻就去了，发现她惶惶不安。她呢，用最恶毒的话把她丈夫的冷酷无情描述了一通之后，便说她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他的友情和仁慈了。圣日尔曼沉吟了一会儿。‘我是非常愿意借这笔钱给您的，’他说，‘不过，我知道，在您没有还清这笔钱之前，您是不会安心的，所以我不想让您愁上加愁。有一个办法——您可以把这笔钱赢回来。’‘可是，亲爱的伯爵，’我祖母回答说，‘我对您说，我现在一点钱也没有了。’‘那没关系，’圣日尔曼说，‘请您听我说就是了。’于是，他就向她透露了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是我们这儿每个人都非常想知道的……”

年轻的赌徒们加倍注意地听着。托姆斯基点燃了烟斗，吸了几口之后才继续说下去：

“当天晚上，我祖母便出现在凡尔赛宫里，在皇后那里打牌。奥尔良公爵做庄。我祖母轻声对他表示歉意，说没有把上次欠的钱带来，还为此编了一些谎言作为借口，随后便坐在他对面开始打牌。她挑了三张牌，一张接一张打出去。三张牌都赢了，上次输的钱全都赢了回来。”

“运气真好！”有人说。

“简直是神话！”赫尔曼说。

“大概，牌上有记号。”第三个人说。

“我想都不是。”托姆斯基郑重其事地回答。

“怎么！”纳罗莫夫说，“您有个祖母，她能连续三次打出妙牌，而你现在还没有从她那里学到这一手？”

“那有什么办法！”托姆斯基回答说，“她有四个儿子，我父

亲是其中之一；四个人全是不顾死活的赌徒，可是她却从未向其中任何一个透露过这一绝招，虽然这样对他们来说并非坏事，对我也一样。不过，我叔叔伊凡·伊里奇伯爵曾说过一件事，还用人格担保说，那件事是真的。恰普利茨基——你们知道这个人，他把万贯家产挥霍一空后死于贫困潦倒——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他年轻时曾一次输给佐里奇三十万卢布。他彻底绝望了。我祖母对年轻人的荒唐行为虽然一向很憎恨，但不知为何，这一次她竟然可怜起恰普利茨基来了。她教给他打那三张牌，要他一张接一张打出去，同时又要他保证，从此以后永远不再摸一下牌。恰普利茨基到了佐里奇那里。他们坐下来打牌。恰普利茨基打第一张牌时就下注五万卢布，结果赢了；加倍打第二张牌，又赢了；第三张也一样。最后，他翻了本，口袋里装满了……不过，我说现在该睡觉了，已经六点差一刻了。”

确实，天都快亮了。这些年轻人喝完杯里的酒，便回家去了。

二

“看来您更喜欢的是使女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，太太？她们更艳丽动人啊。”

——引自一次社交闲谈

年老的某伯爵夫人坐在梳妆室里的镜子前，三个使女站在她旁边，一个捧着胭脂盒，一个端着发针匣，还有一个拿着一顶饰有红带子的高发帽。伯爵夫人其实并不想梳妆打扮——她已人老色衰了——但她仍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，严格遵守七十年代的时尚，像六十年前一样每天要在梳妆室里呆上很长时间。靠窗坐着一个年

轻姑娘，正在刺绣。她是伯爵夫人的养女。

“早上好，祖母，”一个年轻军官说着走进了房间。“您好，丽莎小姐。祖母，我想请求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，保罗^①？”

“我想把一个朋友介绍给你，星期五我把他带到你的舞会上来。”

“那就直接把他带到舞厅里，在那儿介绍吧。昨晚你去了亲王那里吗？”

“当然去了！非常快活，舞一直跳到清晨五点。叶丽茨卡娅小姐可真漂亮啊！”

“是吗，亲爱的！她有多漂亮？是不是和她祖母达丽娅·彼得罗芙娜公爵夫人一样漂亮？说到公爵夫人，我想她一定有把年纪了吧？”

“什么有把年纪？”托姆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，“她死了七年了。”

坐在窗边的姑娘抬起头来，对年轻人使了个脸色。他这才想起，她们一直对伯爵夫人隐瞒着她的同年女友的死讯，便咬了咬自己的嘴唇。然而，伯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却无动于衷。

“死了！我一点都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们是一起封为宫廷女官的，那时我们去晋见女皇……”

于是，伯爵夫人便第一百次地向她的孙子重复了那个老故事。

“好吧，保罗，”她最后说，“现在扶我起来。丽莎，我的鼻烟壶在哪儿？”

随后，伯爵夫人带着她的使女到屏风后面去更衣。托姆斯基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“保罗”即“巴威尔”的法语叫法，“巴威尔”是托姆斯基的教名。